

万里千寻，向着桃花源而去

毛豆子

2023年12月7日，是第20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闭幕式，会上将公布本届电影节金红棉奖的幸福得主。张伟民导演并没想到自己会获奖，我们匆匆吃完晚饭赶到广州香格里拉酒店的颁奖会场时，她还没机会换掉身上那件风尘仆仆的皮夹克，寻思要不要换一件稍微正式一点的外套。

可是她没有时间了——15分钟后，张伟民执导的纪录片《万里千寻》获得了“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画家张大千下半生行踪的纪录影片，回溯其将中国美学带往西方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创作。全场致以热烈的掌声，观众最为震撼的是影片最后打出的那行字幕：“这部片子耗时12年制作完成。”我祝贺坐在我身旁的伟民的儿子布莱恩，刚从旧金山飞来他用带着时差的蒙眬的眼光说：“我可是什么也没做啊？！”

事实上他做了那么多。12年前，一个叫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艺术系教授告诉电影系同事伟民，“我办公室里有一盒胶片，你也许会感兴趣。”这是尘封于艺术系约翰逊教授书架下的几盒16毫米胶片，它拍摄的年份1967年正是伟民出生那年，就好像她要拍摄的那位老人把一个神秘的指令悄悄地藏在了那里。

伟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感召。而布莱恩协助妈妈完成那个来自遥远时空的使命就此开始了。那年布莱恩只有五岁。小时候他看到于晓阿姨出现就不太乐意——这是协助妈妈拍摄的同谋者，她的出现就意味着妈妈又要放弃休息时间，开始完成她的神秘使命：通过一部纪录片，展示张大千在1951年底离开香港，自我放逐、行迹天涯的萍踪艺影。



一九五一年张大千一家准备从香港前往南美的合影

七年的一批十六毫米胶片，记录了张大千和夫人徐雯波在北加州蒙特利湾的情感粘连。



对于这位曾被誉为“五百年第一”的中国画家，其生命的后32年，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艺术和人生之旅，对世人来说几乎是一个谜，人们疑惑，他是如何重新发展和建立自己在艺术界的身份和认知的？伟民利用课余时间，自筹资金，用独立制片的方式带我们走上了这条探寻之路。正是那卷记录了张大千在加州蒙特利的太平洋海边徜徉的胶片，激发了伟民的强烈好奇心。

但伟民当时并未想到，把这卷胶片投影到屏幕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却让她就此扛上摄影机，行走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们徐徐展开张大千西行的华美画卷。这部影片没有纠缠于世俗传闻和坊间争议，而是着力刻画

张大千在西方进行艺术转型的努力，使其成为承载中国绘画传统走向世界的关键人物，而其在文化精神上，则依然执着于中国文人对“桃花源”理想的毕生寻找，和一个漂泊艺术家对故乡永远的情感粘连。

现在布莱恩已经17岁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使命会耗费12年。

伟民从未后悔过，事实上她从开始这个类似“艺术侦探”的旅途，她一直不舍得杀青，就好像画家迟迟不愿落款。为了说好这个非典型的中国故事，她采访诸多跟随张大千从中国内地漂泊到海外的子女，亲朋好友和弟子，以及多位研究张大千的海内外学者，共计一百多位当事人，这是一场在广大空间进行的与时间的赛跑，拍摄过程中，有八人陆续凋零，包括张大千的四个孩子。我记得伟民家的墙上，自我认识她开始，就有张大千一家1951年离港前的全家福。这张别人的合照，是她12年来，在案头工作时时常凝视的方向。

而这12年，伟民的确在经历一场极其幸福的旅程，她感觉自己和张大千距离最近的那次是2015年，当她第一次踏入八德园的时候。

1953年，未获阿根廷居留许可的张大千辗转来到巴西一个叫Moji das Cruzes的小镇，距离圣保罗65公里。在小镇郊外，他发现了一块野地，极其喜欢，那

儿和故乡四川有点像，平原，有丘陵环绕，那种青山绿水间的田园风光，还种满了柿子。柿有七德，柿树叶可做药，遂命名为“八德园”。他在八德园建造了一个拥有亭台楼阁的东方园林，把非常西洋的名字“Moji”翻译为摩诃，这个地名来自于王维的字，更可追溯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就这样，八德园随张大千从动荡的放逐变成了诗意的隐逸。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73年。1989年，八德园因为修建水坝的缘故而全园遭淹，这个东方园林以及张大千在巴西的生活痕迹就此消失。

2015年，当伟民第一次踏入八德园，眼前是一片泽国——也许，她看到的就是张大千刚到此地时所见的风貌：百废待兴，只有鸢鹭在离草上飞，觉得自己看到了天堂的样子。1951年，大千离开故土时曾画《桃源图》，画中一独木桥上，自我认识她开始，就有张大千一家1951年离港前的全家福。这张别人的合照，是她12年来，在案头工作时时常凝视的方向。

如果不是张伟民的万里千寻，巴西人对自己后院的珍宝浑然不知，比如淹没的八德园，比如那么多年来，在巴西东北一个叫Olinda的历史古城的宗教监狱地下室里，竟然一直隐藏着张大千的瑞士雪山。这应该是大千在1960年代寻访瑞士后作于八德园的作品。1966年，一名巴西收藏家机缘巧合，得到该画。他后来将它捐献给当地美术馆。此画就一直藏在仓库雪藏，无人知道这是张大千作品，直到一巴西记者无意中发现，带伟民前往“认亲”。

当伟民从透过巴西热带树林的光线，看到来自故园上世纪的传奇画家用泼墨泼彩这种融合中西画法创作的瑞士雪山，她在热带阳光下激动得起了鸡皮疙瘩。但是没有任何人为该画造过影，如果不是此次亲眼所见，它就好像从未在世存在。为它拍照极其困难——它在一个玻璃镜框里，怎么拍都会有反光，会让自己入镜。最后伟民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将自己用黑布包起来，让自己消失。这一瞬间，对于伟民来说，也是一个得道的过程：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和你的主人公进行某种出入自由的交流，并最终达到老子所谓的“无象之象”的境界。

如果现在再次问及伟民对于这12年创作的感受，她会告诉你，这是一场修行，是进入艺术大师的精神世界，进行的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也是让自己修习国学大师班，所以对她而言，每一天都是如此有趣又无比幸福，她实在不舍得就此封笔。

中国故事走向世界需要自身实力，但也要这个世界那些有心有灵有眼光的人来欣赏，去传承。一个充满灵光的中国故事，必然也需要很

多耐心，一点点运气，以及那些来自异域的陌生人的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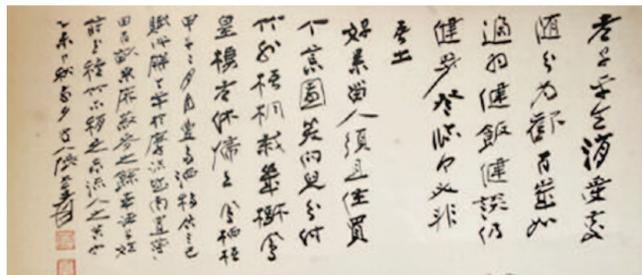
素不相识的巴西记者曾经给伟民发来一张视频截图，显示张大千在德国科隆的莱茵河庆祝生日，伟民被这幅画面深深吸引，并有豁然开朗之感，好像正负两极线头突然间对接起来，放射出火花：大千的女儿心瑞曾经在采访中描述过在科隆陪爸爸坐船，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心娴描述过一个德国画家为她画了肖像，伟民当时听来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而这幅照片提供了佐证。而后的一切就变得愈加如神助：伟民后来竟然找到了这位德国画家 Hubert Berke 的儿子！Hubert Berke 曾经为张大千在德国科隆个展撰写序言，画展策展人李必喜为当时正值65岁生日的大千举办了一个游船上的庆祝会。

Berke 先生的太太喜爱记录，她记录下当时那个戴着东坡帽、身着宋长袍的美髯公，随行五十多人，男女老少，中西夹杂，可谓奇观。这个莱茵河之旅的超八毫米胶片被画家子女珍藏着，伟民此次得以在科隆和他们相遇。这对姐弟也已近八十高龄，他们带着伟民的摄制团队重游了莱茵河，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黑白影像得以出现在《万里千寻》之中。伟民幸运地跑赢了这场赛跑，可惜心瑞没能再次在荧屏前和父亲重游莱茵，她于2022年仙逝，享年95岁。

如果说 Berke 夫人当年只是无意识地记录其日常生活场景的话，香港资深电影人朱旭华拍摄的张大千1956年的东京影像则来自于他的事业壮志：完成一部张大千的纪录片。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他将胶片留给了儿子朱家欣。这些胶片在几十年香港的湿热天气下遭受了严重损伤，朱家欣将其带到了位于博洛尼亚的全球最好的电影胶片修复中心。经过艰难的修复工作，意大利技工让胶片重现光彩。而伟民又如获神助，和朱家欣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这段据信是迄今为止拍摄张大千最早期的影像素材，让上一代影人夙愿得偿。在大千几千万印章中，伟民尤其钟爱这两方印章，并以此为大千一生上下求索最好的诠释，一枚曰：“不负古人告后人”，一枚曰：“直道古人不到处”，这也好像是他为张伟民这部作品落下的墨印。

伟民最近一次重返八德园，是在2023年10月，她受邀参加第47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并在电影节上荣膺最佳国际纪录片奖。她当然再次回到了“摩诃”——早已没入水中的八德园。伟民终于可以在那里为大千做了一场私人放映：屏幕架在石破青天处云外，而早已沉入水底的莲蓬荷叶，略微浮出水面呼吸的唤鱼石，水草中飞过的鸟以及“摩诃”村的晚霞和星月也都荣幸地收到了邀请。

张伟民静静地坐在曾经的五亭湖岸边，告诉老人，她没有辱没使命。大千后半生的流光溢彩，故里已然知晓——她终于带这位自称“东吴西北之人”的浪子，回家了。



张大千《八德园造园图》



2023年，张伟民再次回到八德园废墟，为张大千做了一场《万里千寻》的私人放映

值得信赖的书写者

——有关唐诺《求剑：年纪·阅读·书写》

黄德海

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几乎每天陪着《史记》和《史记》相关的作品，慢慢发现，如果要读这部(任何一部?)杰作形成相对精微的认知，必须有一些值得信赖的当代书写者来引领(这里的当代不是指代际，可以读成古今之别的“今”)。引领者既要熟悉杰作本身，又要明确各种关于这杰作的谈论站在哪个立场，如此才能一边对作品，一边检查谈论者和自身可能存在缺陷的立足点。引领者最好明了一部杰作在古典世界中为何伟大，解说的思路却必须能贯彻到现在，但又不能只站在现在这边。够难的对吧？看来关于《史记》，这样的引领者不太会超过一掌之数。

其他行业不论，对读写差不多是日常的人来谈，把上述情形稍稍推广一点，我们大概会这么问也这么期待——关于阅读和写作这件事，有没有值得信赖的书写者呢？如果我没看错，唐诺应该就是那个值得信赖的书写者。更确切一点说，《求剑：年纪·阅读·书写》，比唐诺另外任何一本书，都确切地表明了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书写者。

书分四辑，外加一个附录。前三辑对应的正是副标题，年纪、阅读、书写。第四辑又命名为“年纪”，只一篇，主要写日本艺人有吉弘行和夏目三久的事业与情感之路。附录《千年大梦》，边探索边写拍《聂隐娘》的侯孝贤。或许有人会问，一本主体谈论阅读和写作的书，出现艺人和导演的名字太奇怪了。其实大可不必惊讶，写过NBA球评的唐诺也写过费德勒、写过木匠、医生和拉面师傅，他书写和思考的始终是在世间的样子，从未把自己绑定在某个看起来风光或因即将落幕而颇显悲壮的单领域。

跟唐诺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本书显而易见地加入了年纪(老年)这个因素，并贯穿全书。“从那一刻起，我把年纪这个(其实还不断在前行、变化

的东西)加进我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是我读和写的新视角，以及更实体更普遍的，是新元素，每一个思维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为年纪是稳定前行的，它因此给了阅读和书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一种你从跟得上更深入的点。”

携带着年纪重新走进阅读和书写，会获得怎样的新可能呢？“每个东西都轻巧地动了一下，忽然生出了新的光彩，有着不尽相同于过往的意思及其生命轨迹，或者说，变完整了，复原了它们各自的更完整模样和内容，逐一从群聚的、类化的扁平世界分离出来，跳入你眼睛里。”有了这样(几乎是被迫)的自觉，那个人人惧怕的老年，起码在唐诺这里，几乎变成了局部的重生，灵魂之眼再次明亮起来，差不多值得庆幸了，“这应该是近年来在我身上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抵消身体衰老的种种难受还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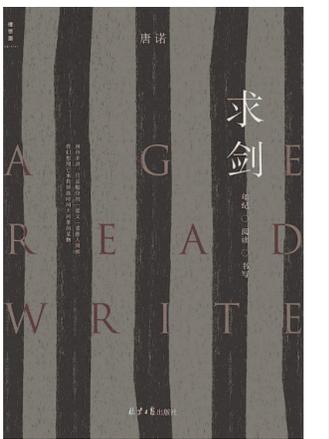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我很确定的诚实书写者，唐诺当然不会故意漏掉自然规律，把局限范围的重生感夸张成老年的全部。他明白也感知着年纪的惊人威力，就像最显而易见的，“身体的部分逐渐浮了上来，以损害、异样的疼痛、消逝凸显它们的存在”。书中经常提到，年纪光顾如何给人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这阴影中获致重生之感，并不是天然的馈赠，毋宁更像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试着不断努力，把某段濒危的时光抢救出来。如此，或许才可能勉勉强强的跟自己说，“冷血的时间显现出诸如此类的微善意和机会，不放过自己的话，人绝对有机会可让自己远比年轻时、比中年时更好，甚至不愿意时光倒流，舍不得年轻回去”。

年纪带来了成熟，那些已逝的卓越书写者在唐诺眼里年轻起来，因此也就有了年轻的缺点，“再读这些作者一个

变年轻的，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有了那种一路跟着我的陌生异地感、恐惧感，我在‘字里行间’看到更多东西，仿佛听得见他们没能说出来的那些话，我变得较有把握‘抓住住’他们思维进行的那根细线，察觉他们究竟如何也陷入困惑、矛盾、左冲右突、话说不清楚以至于线条摇晃、凌乱、分岔、殒灭，甚至断绝不通”。看出卓越者的缺点，并不代表就此一跃成了更卓越者，“实际上发生的是，确认了书写者远比我此时此刻年轻，只让我(断无其他种可能)更佩服他也更好奇他，常常伴随一身冷汗……我自己那个年纪时到底都干什么去了？”卓越没有改变，那些伟大作品只是褪掉了魔法般的不当亮光，让我们有机会真正看清楚其细节，看出深浅层次，并且不漏掉书中原来处处都是有的亲切微光”。

除了加进年纪这一因素，《求剑：年纪·阅读·书写》保持着唐诺一贯的稠密准确(或许这次可以加个副词“更”)，他几乎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完完整整呈现了出来。这种写出思考过程的作品，非常容易流于琐碎平庸，甚至有时会带上不当的自恋感。应该是对关注的问题想得够全面够精深，唐诺有效避免了以上问题，呈现的思考过程诚恳而确切，像走出迷宫的地图，处处留下了切实的标志。更美点表述，像他说的文学书写：“水落石出是其他每一种书写的最完满时刻，但对文学来说却不恰当，文学书写得更早一步，得不等流水退去，它写石头也写流水，写露出的石头也写犹浸泡于水里的石头，写石头仍在活水流过时、淹没中、撞击下的种种晶莹剔透模样”。

“结论难免荒唐”，这连带着过程的书写，是唐诺思维方式的整体呈现，多一点或少一点就不再是他。书里引过托克维尔一段话，也是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我认为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爱自由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



甚至想崇拜它。”唐诺用了很长的篇幅，示范这句话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置换为“我爱自由”，只有原封不动的引用才最准确最值得信赖。比如两句活里的“我”，后者像个符号，前者则更丰富也更实际：“这个‘我’就是托克维尔本人，丰盈地包含了他的存在、经历、理解、判断和期待；却也是托克维尔认为人面对自由的应然模样，他当然期待能说服我们，让这个‘我’也是‘我们大家’，也许这样才护卫得住他认为人间不可或缺的自由，但我们不听也从也无妨，我们不听从不可能是‘正常’的。”

说到信赖，几乎只跟我自我判断有关，说服不了人，更无法期望可能的结果。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说服原本就是不该存在的奢望或迷信。不过，岁月的善举既然有小小的概率出现，不妨先试着“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相信有些人会因为经历得足够多，思考得足够深，可以在某些脆弱或疑惑的时刻给予我们能量。比方说，可以把唐诺下面的话作为可信的判断标准：“我一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软弱的人，如果软弱再加上多欲望，那就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我看似偏袒但坦诚的忠告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尽可能第一时间远离他，这样的人几乎一定会背叛你，即便并无足够背叛的理由、背叛的实质‘奖品’。”这句话里一个小小的缝隙是，有能力判断出软弱和多欲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躲避？不过，我仍然要表示对这句话的完全信赖，因为问号本该是我们自己填充的部分。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